

梦书之城

THE CITY OF DREAMING BOOKS

WALTER MOERS

(德)瓦尔特·莫尔斯 著 赖雅静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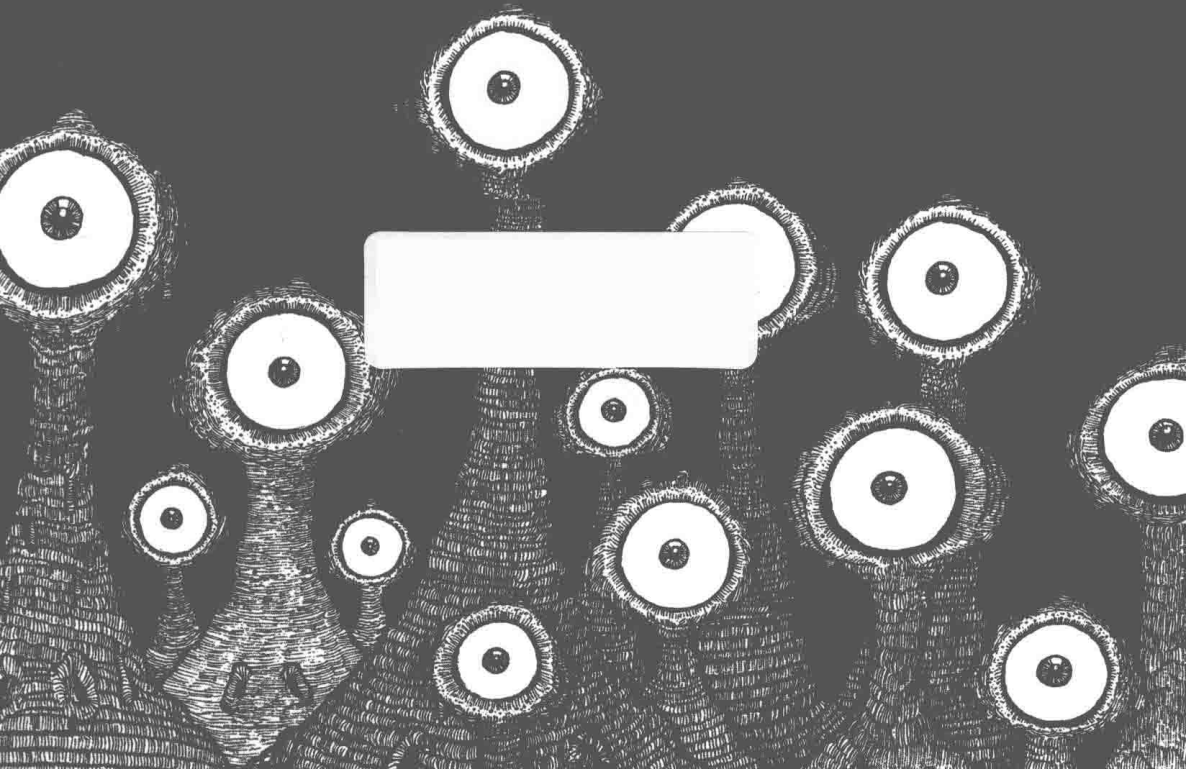
THE CITY OF DREAMING BOOKS

梦书之城

(德) 瓦尔特·莫尔斯 著 赖雅静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书之城 / (德) 瓦尔特·莫尔斯著; 赖雅静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306-7259-4

I. ①梦… II. ①瓦… ②赖…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070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2—2017—31

Die Stadt der träumenden Bücher by Walter Moers
Copyright © 2004 Piper Verlag GmbH, Munich, 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梦书之城

(德) 瓦尔特·莫尔斯 著
赖雅静 译

出版人 李勃洋
出版方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发行方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佩莲
特邀编辑 杜益萍 薛梦媛
装帧设计 朱琳
内文制作 王春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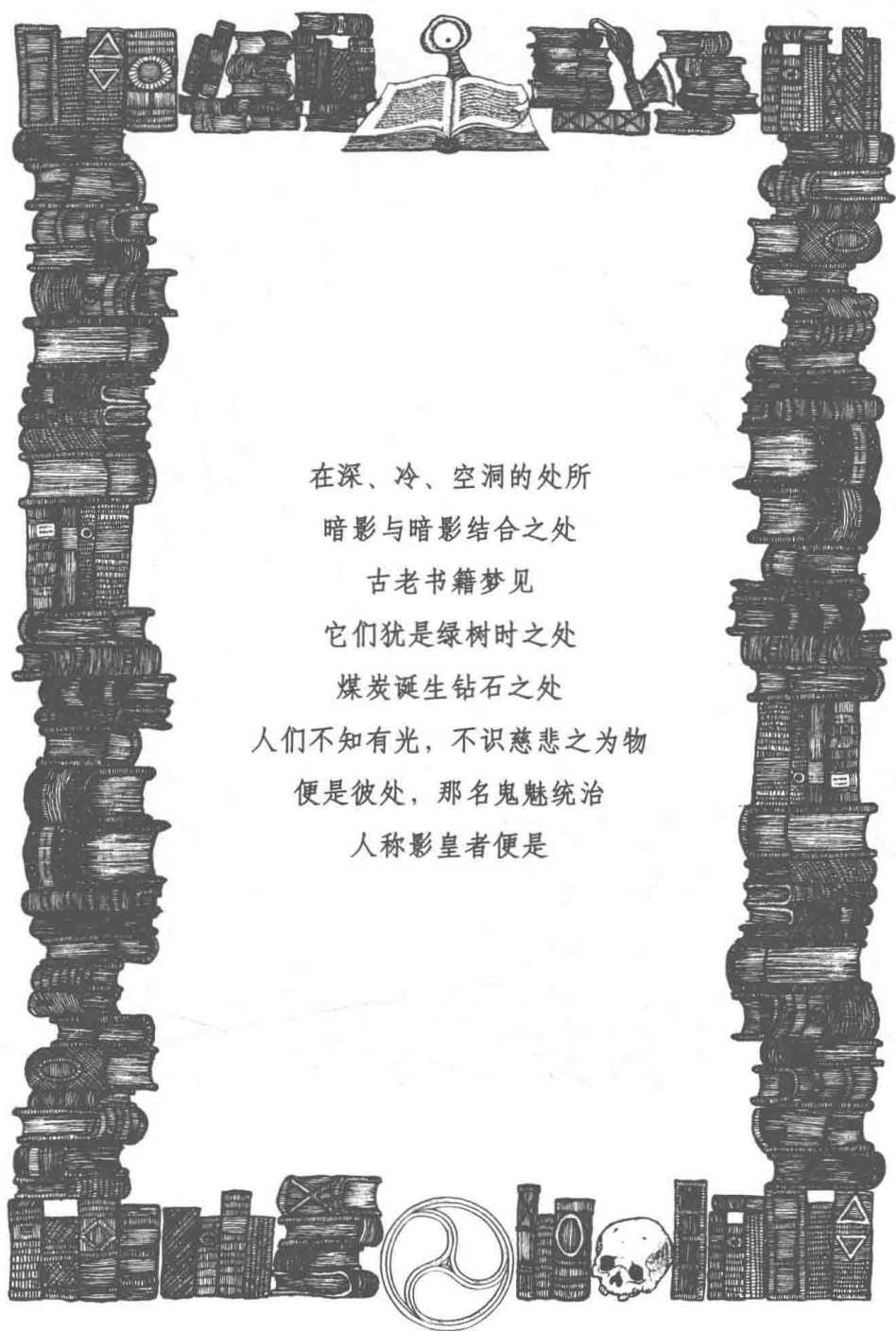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 × 980 毫米 1/16
印张 28.5
字数 392 千字
版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06-7259-4
定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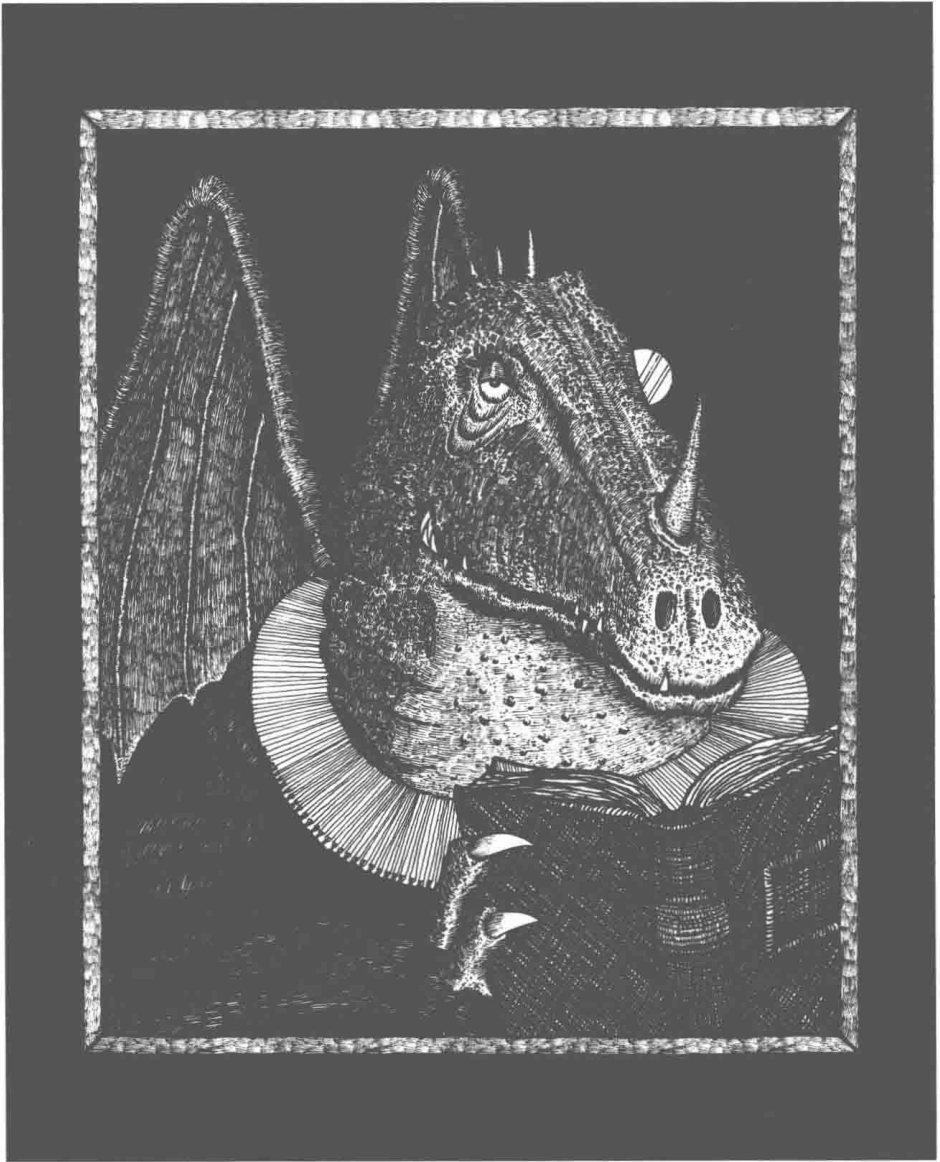
第一部分

丹斯洛的遗愿





在深、冷、空洞的处所
暗影与暗影结合之处
古老书籍梦见
它们犹是绿树时之处
煤炭诞生钻石之处
人们不知有光，不识慈悲之为物
便是彼处，那名鬼魅统治
人称影皇者便是



传说雕龙戏尔得袞斯特

⑨ 胆小鬼止步

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故事叙说的是我如何得到《血腥书》和奥母的经过，但懦夫或神经衰弱的人最好别看这则故事。这种人，我建议他们最好把这本书摆回去，悄悄溜晃到童书部去。只敢喝甜菊茶和动不动就号啕大哭的人啊，怨天尤人和喜欢撒娇的小白兔呀，快快闪一边去吧！在这个故事里所说的地方，阅读依旧是趟货真价实的冒险，而我对冒险的定义依据，还是《查莫宁辞典》传统的观点：“由于研究欲的驱使或因过于狂妄自大而从事的鲁莽行为，充满各种足以威胁生命的经历、永无止息的危险，严重时还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没错，我所说的正是这样一个阅读会令人疯狂，书籍会伤人、毒害人甚至取人性命的地方，唯有甘为这本书冒这种风险，甚至赌上性命的人，才有资格分享我的故事，跟着我继续往下走。至于其他人呢？我要为他们那怯懦却能永保安康、就此止步的决定贺喜：保重啊，你们这些胆小鬼！祝福你们活得长寿又无聊得要命——说完这句话，我就要挥手向你们说拜拜喽！

这样，很可能从一开始我就将我的读者群缩小到只剩一小中队的勇士了，接下来我要诚挚欢迎你们这些没有逃走的人——我大无畏的朋友们，欢迎各位，你们实在是正牌探险家的料呀！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要多浪费时间，一鼓作气迈向我们的旅程吧，因为这是前往书乡市（也就是一本本噩梦书所在的城市）探访古书之旅。鞋带请系好：前路迢迢，崎岖多岩；接着是高及腰部、尖利如剑的草叶丛生，景观一成不变的草原；最后则是一段又一段险恶、阴沉，如迷宫般的小径，这些道路深入再深入，直探地球的脏器所在。我们之中到底有多少人会止步回头，是我预见不到的，我只能勉励大家，不管遇到什么事，千万都别失去勇气。

还有，别说我没警告过你们！

2 前往书乡市

登上查莫宁西部的杜尔高原向东跋涉，千辛万苦穿越了这片如波涛起伏的草海，宽阔的景象就会戏剧性地跃入眼帘——这里一望无际，原本平坦的地形在远方缓缓没入“甘漠”之中。天气晴朗、空气稀薄时，行脚者在这处绿意罕见的荒地上可以隐约看到一个圆点，当他们大步迈进时，这个小圆点会迅速扩大，出现各种方格形，上头矗立着一个个尖形屋顶，最后这座充满传奇、名为书乡的城市终于露脸了。

打从远处我们就嗅得到它的气味——这是一种古书的气味，就好像我们打开一扇通往奇大无比的古书店的门，一阵满是书尘的旋风卷起，上百万册陈腐古籍的朽烂气息迎面扑袭。有些讨厌这种气味的人受不了这种直冲入鼻的味道，立刻转身而去。老实说，这的确不是什么好闻的气味，这种气味一点也不摩登，还带有衰颓与死亡、倏忽消逝与霉菌的意味——但除此之外，依然有些别的什么：一丝轻淡的，令人想起柠檬树香氛的酸味；让人精神一振的旧皮革香；刺鼻并带有智识芬芳的油墨味；而远胜这些气味的，则是木头那令人平静的味道。

我所说的可不是活生生的木头，不是含有树脂气息的森林或松针，而是死去、剥去树皮、漂白过、研磨过、浸泡过、胶粘过、碾压过、裁割过的木头，换句话说，就是纸张！没错，我的朋友们，你们这些好学不倦的人哪，这种令人悠然怀想起被遗忘的知识与古老工艺传统的芬芳，现在你们也闻到了吧？现在，你们应该无法抑遏那股迫不及待想马上翻开一本古书的渴望了吧？那么我们就加快脚步吧！每当我们往书乡市迈进一步，这股气味就越发浓烈诱人。有着尖陡屋顶的屋宇轮廓越来越清晰，成百上千支窄窄的烟囱从屋顶上伸出，浓浓的烟雾遮暗了天空，同时在书籍的气味之外添加了其他芬芳：刚刚沏好的咖啡香，出炉不久的面包香，塞着多种香料、在炭火上煎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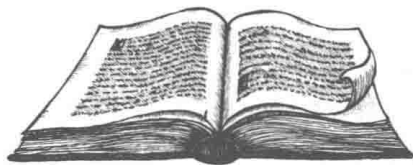
的肉香。我们的脚步又再加倍迅捷，而除了那股热切想要翻开书本的愿望之外，还伴随着对一杯热乎乎的肉桂可可奶与一块犹带炉火余温的鸡蛋奶油松糕的渴盼。快一点呀快一点！

终于，我们来到了城市边缘，又累又饿又渴，又好奇，但也有些许失望。不见什么雄伟的城墙，也没有戒备森严的城门——我们敲了敲，一扇像书本封面似的巨门就吱嘎一声打开了。哎呀，不过是几条窄窄的小道，上面匆匆往来的查莫宁物种出奇地多罢了。大多数生灵胳膊下面都夹着一摞书，有些则拖着装满书的小推车。要不是那么多书，这个城市的景致再普通不过了。

就这样，我勇敢的旅伴们，我们来到了书乡市充满魔力的郊区，这个城市在这里毫不起眼地开始呈现。很快我们就将跨过那道看不见的门槛，进入城中探索它的种种奥秘。

很快。

在此之前，我得稍作停顿，先告诉你们我来这里的根本原因。每一段旅程都有其动机，而我是出于无聊和年少鲁莽，希望能够摆脱日常琐事的桎梏，好好认识一下生活和世界。此外我还要去完成一位临终者在病榻上托付给我的遗愿，对了，那个我在追寻的秘密也是重中之重。现在还是先讲点要紧的事情吧，我的朋友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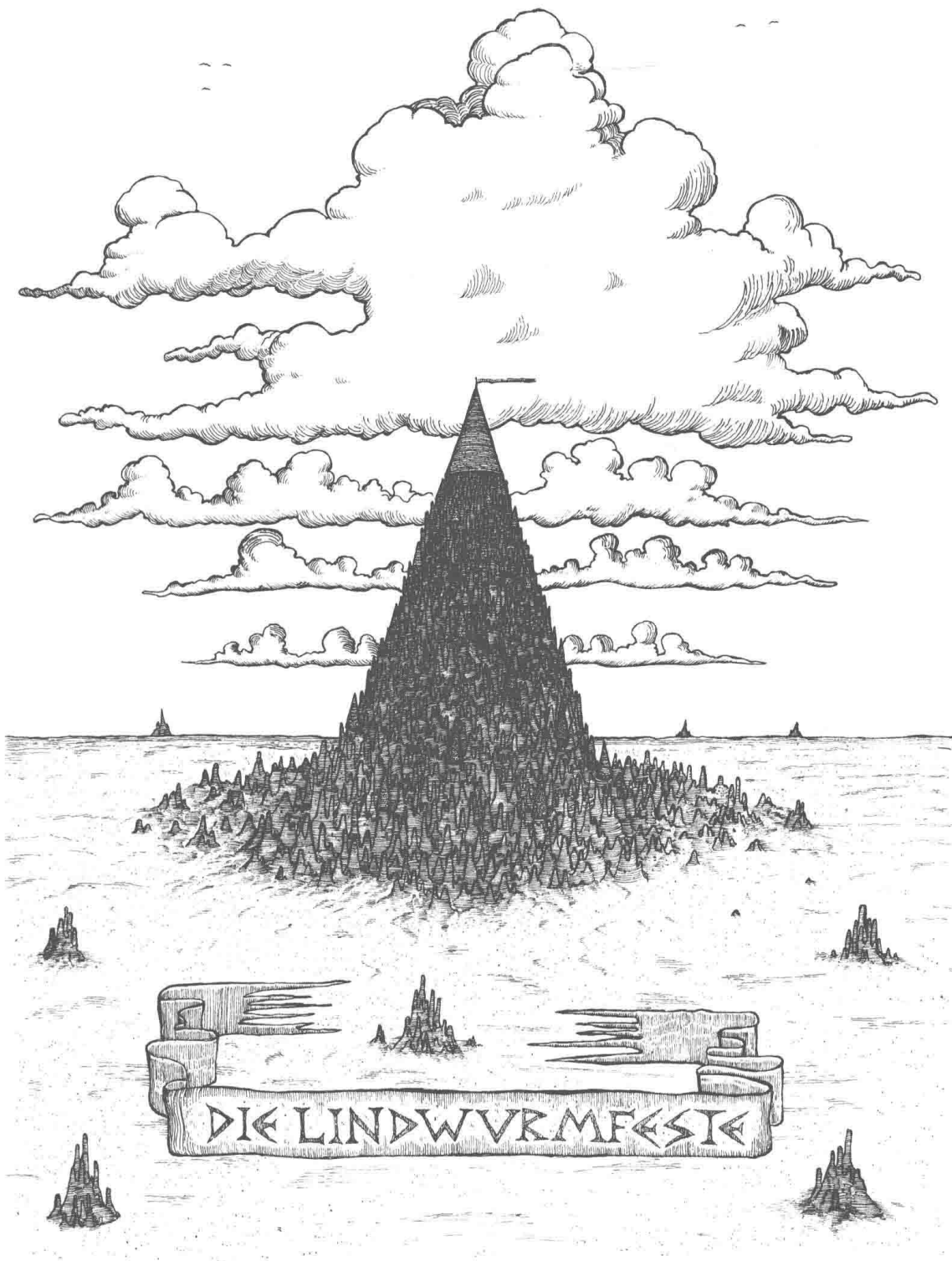


Ψ 诗龙堡

每一名诗龙堡^①少年到了能阅读的年纪时，父母就会为其请来一位诗艺教父。诗艺教父往往是亲戚或父母的好友。而打从这一刻起，他就肩负了培养这名少年诗龙创作才能的重责大任，要教导弟子阅读和写作，带领其进入查莫宁文学的殿堂，提出阅读书单并培养其创作技能。另外，诗艺教父还会仔细聆听弟子的诗作，丰富其语汇……总之，所有有助于培养弟子文艺修养的方法都得顾到。

我的诗艺教父是我舅父，音韵旋雕龙丹斯洛。他在担任我教父时已经八百多岁，可说是诗龙堡的耆宿。丹斯洛舅舅锤炼诗章的功力深厚，却没什么雄心壮志。他鬻文为生，主要是为节庆盛典撰写应景文章，尤其擅长为喜宴、丧礼演说撰文。与其说他是个作家，倒不如说是一名阅读爱好者；要说他是个文学创作者，倒不如说是个鉴赏者。他曾担任无数文学奖项的评审委员，策划许多文学竞赛，是个接案编辑，同时也捉刀代笔，但他自己却只写过一本书——《庭园乐》，以令人赞叹的笔调探讨花椰菜的肥脂花伞，以及施加堆肥的哲学意涵。丹斯洛几乎就像热爱文学那般热爱他的院子，并且总是不厌其烦地指点我领略园艺的自然之美与诗艺术境的境界。亲手种植的草莓丛之于他，拥有和他自己的作品同等的地位；而一畦畦的芦笋当然足以媲美诗韵规则；一堆堆肥也堪与哲学文章匹敌。我的朋友们，在此请耐心容我引用他早已绝版的书中一小段内容，因为他对平凡无奇的蓝花椰菜的描述，要比我的千言万语更能提供对他自身鲜活的印象：

① 凡是对查莫宁历史或文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诗龙堡是西查莫宁一处中空的巨岩，位于距离罗赫湖不远处，从杜尔高原拔地而起。世居诗龙堡的是一种直立行走、会说话，而且全体都热爱写作的龙族。至于这种情形是如何演变的，欲知者请参阅《来自矮人国的小兄妹》一书最后一部分“从诗龙堡到布罗克斯山脉——传说雕龙戏尔得衮斯特的半生缘”的内容，以及《鲁莫与黑暗中的奇迹》。不过，不知来龙去脉也绝不会有碍于继续阅读这本书。——莫尔斯译注



诗龙堡

夫蓝花椰菜者，其种植之法实乃大大出人意表也，培育之功在求硕大之花朵，非徒长之叶片。园丁之所欲，在培养伞状花序于短暂期间内痴大肥胖，使花椰菜众多小小蓓蕾团聚以成花伞，与花柄共成不规则状之一大坨蓝色植物肥膘。故花椰菜也者，可谓不及绽放便于己身肥膘中蒙难之花朵。确切言之，实乃大量蒙难之花朵、变态之圆锥伞状花序。吾等不禁有疑：此种被喂养至肥腴丰美之产物如何以其肿胀成肥膘之卵巢于世上繁殖？虽短期误入异变，花椰菜依旧能回复其自然成长状态，然园丁者岂愿任之自然发展？于此误入歧途之高峰，亦即花椰菜最为硕肥、最为美味之阶段即采之收之，方得品尝此种植物肥仔具有之肉饼风味。反之，欲培育种子者则任此蓝色花簇于园圃一角静静回复该有之正常状态，三周过后，培育者重返园圃时，原三磅重之植物肥膘已然不见，所见者唯蜜蜂、光虫与甲虫成群嗡嗡环绕之稀疏花丛。原先淡蓝色花柄已由痴肥转为细长，其肉质花茎末端出现一簇簇稀疏散布之枯黄花丛，而其中少数未受蹂躏之花蕾则长成蓝色、膨大、绽放并结出子实。拯救花椰菜物种于不灭者，正此一小撮正派且忠于自然之花簇也。

没错，这正是音韵旋雕龙丹斯洛，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丹斯洛：心系大自然，热爱语言，总是细心观察，乐观开朗，有点古怪，而一旦牵涉到他的文学工作时，又尽可能以沉闷的题材——比如花椰菜——作为对象物。

对他，我只有美好的回忆，唯一的例外是某次诗龙堡遭到围攻（诗龙堡曾经遭受无数次围攻）期间，一颗从投石机射出的石弹击中他的头部，此后三个月他一直认定自己是个装满未擦干净的眼镜的柜子。当时我很担心他再也不会从那个疯狂世界清醒过来，幸好最后他还是从头部的重击中复原了。遗憾的是，他最后一次患流行性感冒时却没能出现类似的康复奇迹。

《 丹斯洛之死

丹斯洛咽下他长达八百八十八年、长寿又圆满的诗龙生命最后一口气时，我才不过七十七岁，而且从来没有踏出过诗龙堡一步。导致他死亡的流行性感冒病毒原本无大碍，但他衰弱的免疫系统却抵抗不了（这次事件更加深了我向来对免疫系统功能所抱持的根本上的怀疑）。

在那令人忧伤的一天，我坐在诗艺教父丹斯洛的床边，听从他的要求，为他记录了最后一段话。他这么要求并不是为了满足虚荣，想将临死的吁叹流传后世，而是因为他相信这是唯一让我在这个领域接触第一手资料的机会。我们大可说，他是在恪尽身为诗艺教父的责任中往生的。

丹斯洛：孩子呀，我就要死了。

我（忍住泪水，说不出话来）：呜……

丹斯洛：我并不是那种笃信宿命的生灵，也不因为年老就委屈认命，但时候已到，我还是得走了。一个生灵一生中只能有一个圆桶，而我的则相当盈满。

（事后我很高兴他采用“盈满的圆桶”这样的譬喻，这表示他认为自己的一生丰饶而又圆满。如果一个生灵的一生让人想到盈满的圆桶而不是个空空如也的小提桶，这表示他已经达成许多目标了。）

丹斯洛：听好，我的孩子。我没有多少可以留给你的——至少钱财方面是如此。你也知道，我并不是地下室里堆满一袋袋酬劳那种钱财如山的诗龙堡作家。我会把院子留给你，不过我知道，你对蔬菜并没有多大兴趣。

（他说得没错，丹斯洛园艺书里对花椰菜和大黄的赞叹、歌颂，我这个年少的诗龙实在无法领略，对这一点我也毫不隐瞒。多年后，丹斯洛撒下的种子才终于萌芽滋长，我甚至亲手整理出一片庭院，种植蓝花椰菜，并且从这手植的自然景观里汲取灵感。）

丹斯洛：这段日子我手头很紧……

（尽管心情沉重，我还是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因为他在这种状况下用了“手头紧”这样的字眼委实荒诞得可以，即使这是种黑色幽默也十分不妥。

如果我在文章里这么用，肯定会被丹斯洛用红墨水圈出来。幸好我扑哧笑时用手帕掩住了嘴，旁人会以为是泣不成声。）

丹斯洛：所以钱财方面我没什么可以留给你的。

（我边啜泣边摇了摇手，这次是感动得哭了。丹斯洛就要死了，却还关心我的前途，着实令人感动。）

丹斯洛：不过，我拥有一件比查莫宁的任何宝物都要珍贵的东西——至少对作家来说是如此。

（我泪水盈眶地望着他。）

丹斯洛：甚至可以说，这很可能是作家一生中除了奥母之外所能得到的最珍贵的东西了。

（我满心好奇。我知道，此刻丹斯洛一定想用最少的几句话把重要信息交代清楚，我于是朝他弯下身来。）

丹斯洛：我拥有整个查莫宁地区最棒的文章。

（我心想：哎哟，他要不是开始胡言乱语，就是想把那些灰尘满布的藏书赠送给我，而他现在说的应该就是他奉为作家圭臬，而我认为根本就让人看不懂的颂歌创文龙格吕菲欧斯所写的那本老掉牙、厚敦敦的劳什子《汉培骑士》的首印本。）

我：你的意思是……

丹斯洛：一段时间以前，有名不住诗龙堡的年轻查莫宁作家寄给我一份手稿。他先说了一堆这只是一次妄想进入未知领域的唐突尝试等等老套话，并请我告诉他我的想法，还有谨先向我致谢之类的。为了聊尽责任，所有那些不请自来的稿子我还是会读的。看完之后，我通常总有充分理由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文章耗费了我一段可贵的诗龙时光和相当多的精力。

（丹斯洛病恹恹地咳了咳。）

丹斯洛：不过这则故事并不长，只有几页。当时我正坐在桌边，倒好一杯咖啡，摊开报纸，准备吃早餐，于是我便开始看起这篇文章来——所谓日行一善，既然如此，何不就从早餐开始呢？这样该了的就了了。基于多年来的经验，我心想这大约又是个和文笔、文法、情伤之苦、对世情的厌恶等艰

苦角力的新手作者生涩的作品，于是我叹口气开始读了起来。

（丹斯洛令人心碎地叹了口气。我搞不清楚这到底是在模仿他当时的叹息，抑或是因为他即将不久于人世。）

丹斯洛：大约三个小时之后，我再度端起咖啡杯，这时杯子还满满的，只是咖啡已经凉掉了。阅读这篇文章并没有花去我三个钟头，只用了不到五分钟，其他时间我应该是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那封信，处在震惊的状态里。文章的内容给我一种除了投石机射出的石弹之外无可比拟的重重一击。

（我脑海里闪过丹斯洛自以为是个装满未擦干净的眼镜的柜子那段尴尬时光的种种情景。接着，在此我得坦承，我想到的事相当无耻，因为在那一刻我想到的是以下这句话，一字不差：“在他还没告诉我这封该死的信里到底写些什么之前，但愿他可别翘辫子才好。”哎，我心里想的不是“但愿他别死”“你一定要活下去呀，诗艺教父”或者类似的话，而是上面的那句话。直到今日，我依旧为了这句话里出现“翘辫子”这个字眼而深感羞愧。丹斯洛像把老虎钳般紧紧钳住我的腕关节，撑起上半身，睁大了眼睛瞪着我。）

丹斯洛：以下是一个垂死者最后的几句话——而且我要告诉你的大大不同凡响！要牢记这种表现手法！没有人能不一口气看完——连一个都没有！

（虽然就快死了，这一刻丹斯洛最挂念的却是教导我这种二流作家老掉牙的伎俩——这真是诗艺教父最令人感动的圆满收场了。我感动得抽泣了起来，而丹斯洛也在这时候松开钳住我的手，倒卧回枕头上。）

丹斯洛：这篇故事并不长，不过是十页手稿，但我这辈子却从来没有——你懂吗？如此完美的作品是所有我读过的作品都远远难以企及的！

（丹斯洛一生都是个读书狂，而且很可能是整个诗龙堡读得最勤的诗龙了，因此他这番话颇令我印象深刻，我的好奇心被挠得痒到无以复加了。）

我：里面写了什么？丹斯洛，什么？

丹斯洛：听好，孩子！我已经没有时间告诉你故事内容了。这篇文章就夹在《汉培骑士》首印本里面，我打算把这本首印版的书和我所有的藏书都留给你。

（我早就料到了！我再次泪水盈眶。）

丹斯洛：我知道你不特别喜欢这些大部头书，但我可以想见，总有一天你会喜欢颂歌创文龙的，年纪到了自然水到渠成。有机会时不妨再看看他的书吧！

（我坚强地点了点头。）

丹斯洛：我想跟你说的是——这篇故事是如此完美、如此无可挑剔，因而大大改变了我的生命，使我几乎完全放弃写作，因为再怎么样我也没办法写出能稍稍企及这么完美作品的东西。假使我从没读过这篇故事，那么我对一流文学的看法顶多只会到颂歌创文龙格吕菲欧斯的等级。这么一来，我就永远无法见识完美作品的真正面目了。然而现在它就在我手上，我死心了，但这却是一种喜悦的死心。我并非因为偷懒、恐惧或其他卑下的理由而罢手，而是出于面对真正的文艺贵族时的谦卑之心，决定将我的余生奉献给写作的技术层面，把重点放在比较踏实的东西上面——也就是你早就知道的：花椰菜之类。

（丹斯洛停了好一会儿，就在我差点以为他已经往生时，又继续往下说。）

丹斯洛：接下来我犯了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我写了一封信给这名年轻的天才，劝他带着手稿前往书乡市，或许可以在那里找到愿意出版的出版社。

（丹斯洛又重重叹了口气。）

丹斯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通信，之后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或许他真的听从我的建议，却在前往书乡市途中遭遇不测或是落入拦路抢劫的盗匪或谷妖手中了。我应该赶到他身边守护他和他的作品才对，结果呢？我却要他前往书乡市，把他送往虎穴，送往那个满是靠文学捞钱者的城市！早知如此，还不如在他脖子上挂个铃铛，把他送进满是狼人的森林里！

（我的诗艺教父喉头一阵咕噜乱响，仿佛在用鲜血漱口。）

丹斯洛：孩子，我希望我对他铸下的错误在你身上能获得补救。我知道你拥有成为查莫宁最伟大作家的天赋，知道有一天你一定能够得到奥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好好阅读这篇故事对你肯定大有帮助。

（丹斯洛还一直坚信世上真有奥母存在。奥母是一种神奇莫测的力量，据说会在某些作家达到灵感巅峰时源源不绝地涌现出来。我们这些年轻又经过智识洗礼的作家，对这种老掉牙的怪力乱神总是嗤之以鼻，不过为了表示